

萬綠叢中的牡丹

■ 李淑芬

如果整個交大是一座大舞臺，人數比例較少的交大女生，肯定是這座舞臺上聚光燈照耀的焦點。而在過去的年代裡，尤其是剛開始有女生步入交大校門，成為交大的一份子時，的確為當時沉寂的交大校園，帶來了嶄新的兩性生態。

「交大是從五十七級，也就是交大大學部的第一屆，才開始有女生的，在這之前(交大在民國四十七年在臺復校)，校園裡根本沒有女同學的蹤跡。那個時候，交大大學部第一屆有兩個女生，第二屆只有一位，第三屆有七位，到我進入交大的那年(民國五十六年)，我們是交大大學部第四屆，整個交大校園裡總共四個年級，才只有十八位女生。也因此女生大多集體行動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」畢業已二十多個年頭的彭令梅學姐，回想起這些往事時，依舊歷歷在目，記得一清二楚。

女生這麼少，一定個個像寶貝般，被男生捧在手心。「是嗎？」彭學姐可不這麼認為，她反而覺得女生在剛開始時，常會被視為『另類族群』，是被孤立的一群，比較不容易融入以男生為主的班級。例如她進入控制工程系時，全班只有她一位女生，而她總是固定坐第二排的座位，每每她這麼一坐，前排及周圍的座位絕對沒有人敢坐。還好漸漸地，大家熟稔後，終於改善了這樣的『怪象』。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原本就比較保守，再加上幾乎所有的男生都是從男校畢業的，在這之前，接觸到女生的機會少之又少的緣故。

民26年老交大女學長也有26位



不過，女生可是當時所有的社團爭邀的對象。當時的業餘無線電社團(ARC)，是交大成立的第一個社團；加上隨後成立的文苑社、合唱團、土風舞社、橋藝社、溜冰社……等，無不爭相邀請女生入社，希望藉此，替社團注入一股清流及活潑的氣氛，也吸引更多的男生參加社團。

「九龍宿舍與秦阿姨」則是彭令梅學姐對宿舍生活最鮮明的記憶。「因為秦阿姨那時才三十出頭，加上又與我們這些二十幾歲的丫頭，同住在九龍宿舍裡，對我們照顧有加，天天相處，朝夕為伴，就像家人一般。」彭學姐表示，也因此緣故，當她們一個一個都結婚時，秦阿姨總覺得像『嫁女兒』般。而秦阿姨雖然不是她們的親人，她們卻無論到國外定居或在台灣的任何角落，都無法把秦阿姨從記憶中拿掉褪去。

因為那個年代裡，交大女生實在少得可憐，所以許多交大男生只好往外發展，跟外校或外地的女生聯誼。彭令梅的另一半，也是交大電子物理系五十七級的張石麟學長(張教授現為清大物理系教授)，談到過去一次舞會經驗時，不禁莞爾一笑。「當時幾位熱心的老校友(自大陸交大畢業的)，為了替我們辦舞會，還向台北鐵路局商借場地，替我們邀請女伴，在台北辦了一場盛大的舞會。」這場舞會的浩大、正式、慎重，恐怕不是今日的交大人所能想像體會的。

這個時期的男女生都在那兒約會、幽會?彭令梅學姐說:「那時候的交大博愛校區，周圍大多是綠油油的稻田，偶爾想看個電影，還得大費周章、大老遠地，跑到風城城中的少數一兩家電影院過過癮。不過通常只要能到學校周圍的幾家小吃部，吃吃宵夜，對物質貧乏的我們而言，就有一種莫大的滿足感、覺得是老天的恩賜。」但是由於五、六十年代時，台灣社會較封閉保守，加上交大校園很小、女生人數稀少，男女生的交往，往往特別引人注目。一有絲毫的動靜，全校的同學就立刻知悉。這種眾目睽睽下的戀情，通常比較容易能曝光。不過也許正因此，許多人更能珍惜彼此、相知相伴，很多這個時期的交大女生，選擇可靠的交大男生作為一輩子的牽手。彭令梅學姐選擇了張石麟學長；李素瑛學姐(61級的交大女生，現為交大資工所教授)成為魏哲和學長(魏教授現為電機資訊學院院長)的妻子，還有許多交大女生也和交大男生結為連理。

對於這個時期交大女生的特質：彭令梅學姐與張石麟學長一致認為，溫婉、溫順、純樸、自然不做作是最佳代名詞。而且此時的交大女生，不是『比較不打扮』而已，根本是『完全不打扮』。不過，彭學姐也特別強調，當時的女生顯得較保守、含蓄、比較不會主動爭取，顯得被動些。

今天走在交大校園裡、交清小徑、微起漣漪的湖旁、圖書館、甚至是科學一館、工程四館...映入眼簾的女生比起二十多年前，好像多了很多。大概是因為近年來增設了人文社會學院，於是多了外文系、傳播科技研究所、應用藝術所等幾個系所的女生的緣故。而現今的交大女生在言談舉止間，已少了許多保守、含蓄的特質。取而代之的是更活潑、更青春的新新人類氣息，及更開放的兩性關係。

在這有所變、有所不變的年代裡，希望交大女生永遠是綠葉叢中綻放的美麗牡丹；那樣溫婉、那樣純樸及自然。

交 *dear nctu* 大與我

民59年，全校女生合影於九龍宿舍前的草坪

